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 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二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二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张謇私访纪行·····	管霞起整理 (1)
同治十年反教揭帖·····	····· (24)
厦门苦力贸易资料·····	····· (40)
李有恒剿办东乡军务节略·····	杜春合整理 (46)
刘松山手札·····	陈柏泉辑 (68)
班禅赴印记略·····	佚名 (72)
按属考查日记·····	谢汝钦 (100)
1917年美国对华关系资料选译	
——对德参战问题·····	王善中译王濂校 (147)
黎元洪部份房屋土地契约·····	廖一中整理 (177)

张謇私访纪行

管霞起 整理

编者按：张謇字叔俨，号退庵，江苏南通人，张謇之胞兄，行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江西候补知县充南昌帮审(帮同审讯案件)榷理良口厘务等差，历任贵谿、宜春、东乡知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在南通所办大生纱厂已著成效，謇于是年七月辞归，任大生纱厂协理，襄办南通实业、水利、教育、自治、慈善等事业。

《纪行》记查勘吉安府莲花厅水灾办理抚卹、密访教案及乔扮行商密查厘卡积弊。亲身经历，翔实可信。厘金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以后各省相继于水陆通衢遍设局卡，征税充饷。胥吏巡检于行商货物，重征苛敛，借端勒索，中饱私囊。候补府县佐贰莫不视厘差为利藪。此为清末税政之最。观其记载，即可概见。其中有重复部分，因详略不同，一并列入，未作删节。原件藏南通市博物馆。

丁酉^①七月初一日 奉布政使差往吉安府属莲花厅查勘水灾，酌量抚卹。

初二日 谒见布政使、按察使、粮储道、南昌府，俱谈五月以前之雨水、蛟水已成遍灾之象。惟受灾之区甚广，因库储支绌，踟蹰也。

初三日 谒见抚军，谆谆以民生为念。又惟恐去者查赈难实，勗之又勗，一片婆心，形于颜色。无如力不从心，可叹。

初四日 写家讯、薛以庄讯，并寄三十元去金陵还农学报款，由季弟转付上海，托袁子纯。

① 丁酉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初五日 检点行装，萼馨珠垣来谈良久。

初六日 午刻行，晚宿刘田铺。

初七日 黎明即行，晚抵瑞州府。晤恽仲瑾，谈至夜深乃去，颇倦。

初八日 寅刻启行，道中酷热异常，人皆牛喘，每息树阴，与农家问答。据言，春三月迄五月，雨水太甚，禾稼受伤，滨河田地，更有客水侵灌，早稻无收。高乡虽受伤，尚得六成。晚禾患旱，自六月初至今四十余日，仅七月初三、四、五日得雨二寸，惜不能遍。田地可以稍沾润泽。又闻樟树人言，五月间，其处有双港地方，坍塌五、六十丈，亦清江县属。是日行八十里，到临江府，已亥刻，宿城隍庙。庙祝系道士沈理伯，本浙之归安人，世家子也。幼遭寇乱被虏，由闽粤展转至此，老道士怜而留之，已三十年。

初九日 天未明即发，未刻抵新淦。沿途审视境内，较清江旱象胜之，稻田中已见龟裂纹。农家老稚皆胼手胝足，车水入田。询之据云，劳一日则一日，五亩田可糊，见其汗出如脂，似不暇与人闲话也。

初十日 因广东试差过境，夫役难雇，休息一日。晤陈鹤春，情意殷殷，尚有故旧之谊，与谈民事，亦以今年滨河最苦，内乡有六成，晚禾嫌干，望雨甚切。其所以未经上达者，尚冀晚禾补救。水盛时，城内水深三尺。有友周玉亭、顾兰舫。

十一日 仍不克行。

十二日 早行，午后至峡江县，而一路情形与新淦相似，江滨多荒地。据土人言，水退后，被沙所覆，不堪栽植之地。其处谷价，每一百十斤为一石，值钱六百四十文。问其何以不外出贩运？云苦一路捐厘颇重，每运米一百石，值须照三百石抽收，以樟树卡为最。因之上下不通。晤王饮爻。

十三日 亦因试差甫经过境，无夫可觅。

十四日 晚抵吉水县，晤华海初。询其岁事，则与途中所闻于老农言相若。自峡江龙母庙渡河十余里，入吉水县界，于绿树阴浓处，即息肩。余则散步，寻田畔老民，与之论稼穡事。民亦津津乐道，五月以前，苦水多；六月以后，患水少。其最苦之乡，在五十四都，其次则以旧桥腰站一带。旧桥迤南，则山高树密，流水涓涓。至其处，则禾色青葱，较旧桥迤北略胜，田中龟坼亦少，早禾收成得六成。晚禾苦旱，不能决。若七月内得透雨，则尚可补救。若一交八月，虽有雨，亦无及矣。曾为言，倘七月竟无雨，禾已枯槁，自不待言。尚有可以补种者数端，亦不无小补——荞麦、栗子、萝卜。并以此言与海初言之。至其大致情形，亦与新淦、峡江同。

十五日 晨起即行，而一路景象似少异。而庐陵境内又较胜。询之亦谓近水之田，在小河相近者，受损稍重。而内地则如无其事，缘六、七月间得有雨，雨虽不大，可以辅助山水。午刻抵庐陵县。晤冯筱帆，见许太尊，所言与所见亦相似。所谓小沙，即莲、永、安等处，泄水尾闾。途中人言，今年莲花、永新、安福，蛟水大发，以莲花厅为最，永新次之，安福又次之，有漂没坍房屋淹毙人口之事。言该处歉收，已经三年。许太尊亦复云然。

十六日 写省城两首县讯，并寄日记。冯筱帆招饮，晤陈南村、周星桥、陈兆龄。昨夜得雨一寸，酉刻又大雷雨，既沾既足，可卜有秋，气候亦为之一爽。许太尊招晚餐。

十七日 腹泄甚，不克行。午后寄萼馨讯，并季直南京讯。酉刻又大雨滂沱，约三寸许。

十八日 易竹舆蔽帋，早行，经界牌岭、庙前、固江、里田，洋口歌歇，计程七十里。途中每息肩与农人话禾麻粟麦事。今夏五月中大水，近河两边平地水深七、八尺，树木水迹，犹依然可辨。固江迤东，尚称平善。早禾微嫌干伤，且有虫，类蚕似细，

大者寸之，小或数分，其色青绿。乡人莫辨其名，人人言殊。其行鞠躬以首尾易步，即吾乡丁丑年夏秋所患鞠环虫者，以其形类相似故名。其物有风化雾化之分，审其滋生之由，此间因风所化。附于干，则干焦；附于叶，则叶黑。一经虫附之禾，即有秀而不实之事。固江迤西田禾则逊之。另有虫二种：一为斑蝥虫，一为蛆虫。蝥能食叶，蛆则蛀根。惟治蛆，则以烟梗寸磔，插禾之根，蛆感其气则腐，腐则肥田。闻烟梗不易购，贫者更难。

十九日 寅刻自洋口河行，经柘陂关桥辽(?)，下午初抵安福县。据道途中言，此间四月下旬即大雨，溪水暴涨，至五月初十边，即滨河平地皆水。当据传说，水发自县西乡，地名山径洋梅姚家祠，盖祠系旁山所建，已有年矣，空无人居。邻人见祠中水外溢，顷之愈涌，幸即奔避，未伤人口。祠即冲坍，其水归河。同时莲花、永新之水，皆汇于县之南乡。县城北有河，架以石梁，长六十余丈。彼都人言，其水发源于武功云。

二十日晨 自安福县启行，经冈脊口、亭桥、朱村桥至洋门歇。洋门有街市互袤南北，亘市北有河，本源澄山，通永新、莲花厅。有桥十余丈，四、五月间大水，五月十五日清晨水涨，平地水深七八尺，自巳至申最盛，入夜退尽。同时被水冲激，倒坍市房二十余家，亦未伤人，至今尚未修复。因有相间倒坏，询其故？则因吉属安新、莲花一带，造屋有梁无柱，梁承于墙，屋尚高，家必有楼。墙下脚用土砌，上则用砖，土中夹砂，见水即化，所以墙下土化，上即倾倒，其故如此。滨河田地，水退虽速，究因沙胶，收成亦减。晚季其地不能植禾，即补种甘薯、棉花、芝麻、黄豆。初患旱，现得雨，苗色亦觉青葱，此后若风雨及时，或有桑榆之望。

二十一日 自洋门早行，经木殖铺、茶岭铺、高村渡、禾山、源埠前至永新。晤胡海槎、诸小庄。摄令陈君，因公晋郡。以一路形象视之，野老述之，晚季若不绝望，可卜五成收获，合

被水田地无收者通计言之。城东南隅圯两段约十余丈滨水之故。

二十二日 由永新早行，经洋埠、里田。里田即永新受水最重之区。其街市临河，约百余家，有内外街，外街凭水滨成屋，下承以木似水阁。水来亦五月十六日，又自酉至卯而退。人避于楼，水及楼而平。滨水之房，倒者凡三十余家，悉负贩小铺，人畜均无恙。田地亦间有沙覆者。饭后经楠木桥，苍山口。苍山为永莲交界之区。闻于途人，是处两次受水最苦，倒塌房屋有数十家，伤毙人口十余命。其故在大水猝至，避水登楼，房倒被压伤残者。田遭沙淹亦不少。酉刻抵莲花厅。晤唐司马，据述情形与所闻吻合。自入永新莲花厅界，山多茶子树，共大者如杏如桃，名寒露子；小者如樱如菩提，名珍珠子，又曰霜降子。皆以其气节收而因名。道多苍松古柏，樟树之大有数十围者。道经苍山，径已冲断，步行二三里，崎岖处尚须牵藤。两岸高峰夹峙，滩石磷磳，水声腾沸，如入巫山之峡，洵可畏也。说者谓，此次是蛟之害。莲花厅环堵皆山，亦未始无因。

二十三日 拜雷广文、杨汛官虎臣（字心泉）。雷德化人，前任兴安校官，时士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前摄贵泾时，晤彼都人道及犹思念不置。余见之与谈民事，洞悉利弊，而此间人奉之若严师。杨亦伟人也，不唯无武夫气，而吐属甚雅，莲花厅何幸得此二杰，可敬可敬。照磨李芳，字馥轩，年逾古稀，精神尚健。闻其居官，颇知自爱，廉俸之外，不名一钱。在官二十七年，贫至欲归不得，直有衣履不完之状。廉吏可为不可为。信夫！

二十四日 约雷、杨及绅士贺亮卿孝廉共议抚卹事。晚司马置酒会饮。

二十五日 拟撰“水灾情形抚卹章程”，甫脱稿，示幕友毛心田、胡南轩。雷广文来定议。酉刻微雨。

二十六日 往候雷惕庵广文。闻西乡多狼，自四月至今，伤人及百，始则孩童，继即妇女。最惨者，莫如一孕妇，左臂啗

断，两乳被食，而腹中胎犹怦怦动也。拟抚藩禀稿成。

二十七日 拟南昌府、吉安府、南昌县、庐陵县讯。永新县陈逊甫来信，即复。

二十八日 写李崇丈、瞿萼馨、朱幼潜、季弟讯。雷广文来。

二十九日 约雷广文、杨心泉、贺亮卿来署与唐司马共议。諭各都绅耆，各查其都之被灾最苦者。

三十日 发省中抚、藩禀暨首府两县讯，专差亲兵蔡金标。家讯托瞿萼馨转寄。

八月初一日 专差亲兵邓荣春赴府。晨起颇倦，府城函牍为许太尊、冯筱帆、钱叔常。

初二日 晨起，周天云幃，气候稍凉，不若往日之赤日当空，炎热不异中伏。农民望雨如岁。午后，排云阵雨，惜仍不大。酷燥之气，从此可帅。揽镜自照，左鬓亦见白发一茎，今年六月二十后，右鬓添白发二茎，目光又顿不如前，似此老景渐来，殊可慨也。

初三日 见二都绅士颜梦熊、颜梦彪、金际大。金一老者，戊寅生，年踰八十，貌似六十许人，精神犹矍铄，山民多寿，信然。

初四日 见十六都绅士刘丁烈、刘振采、彭向荣，当给以册。

初五日 贺亮卿、杨心泉来。陈逊甫来信述其永新事。连日均有微雨，如喷洒尘沙。豺狗复猖獗啖人，闻其巢穴在西山中两峰夹弄之间，有密林丰草，人迹所不常至。有守土之责者，曷不大张挞伐，歼厥种类，使荆棘孽畜渊薮化为坦夷，树艺膏腴，岂不善哉？莲花三害，一岁之中蠹发其二，闻有周处之害其人，而无周处之悟，可以伐蛟搏虎。世事可慨！

初六日 晨起颇倦。缘昨夕人声聒聒，竟不成寐。复陈逊甫永新讯。雷惕庵来。闻杨心泉去永新。

初七日 吉安府专差回。奉府批许可。接冯筱颀、钱叔常讯。午后大雨，雨后觉凉，大有秋气也。

初十日 雷惕庵、贺亮卿来。

十一日 往十七都，查灾民户口。都首林丙甲、刘其鳌、林方贤、刘炳雪、旷锡予。林家祠内，当五月十六日江水涨溢之时，祠之正埭西边间，地中水忽上涌，陷一穴，深三丈许。水退后，尚清水一潭。后即引汲未尽，即复以土，顷已满矣。

十二日 查十一都。系当时被水最重之区。会二图绅士朱文华、李元、刘光孝等称，二图水坡冲坏，图中醴全修坡，愿将四十七户抚卹，充归公款，亦公利之一法。晤厅学生陈葆祺等，同勘刘金林家，是为厅境第一家受灾之户，倒屋十余间，伤人五命，淹田十一石。度其所以如此者，该处在碧山口之内，十七都之东北。十七都江口村林祠蛟水，必由该处东上村，直泻碧山口。刘金林之屋，独有凸出同村诸屋之后，水来经诸屋，逼激成溜，直冲其屋，危耸难当之故。其村毁屋数十家，以刘金林为最。李馥轩照磨同往。李故成都人，先由武功、西藏游升游击，因公递职，复以襄治文案劳绩叙官从九，纳粟遇缺先，得铨莲花厅照磨。自同治庚午年五十二岁之官，迄今二十八年，年已八十，而精神犹不龙鍾，跃马无异少年。平生除官俸外，不名一钱。厅人咸知其廉，颇重其为人。

十三日 约雷广文查四都。四都之人，咸以款少人多，愿让于众，其义可嘉。李照磨查上西乡之二十六都。余查十一都一图、十七上都、十六十二金都，日昃方回。会绅颜升绶、江森甲彭向荣等。

十四日 查三都，会绅朱采蔚、竹芑、日亭、林斋、文斋诸君。其都共九十五户，亦犹十一都二图办法，将卹款修白马陂。午刻即回。

中秋节 晨起闻杨心泉回，往视。午后雷广文来。晚餐后，健

卒蔡金标自省城回。江堤吾太尊有期。文芝鵬、孟子卿、瞿萼馨有讯。咸谓办理尚是。灾即至重，不得添请赈款，其所议章程上，早经声明，何诸君未之见也。得家讯三，绍直讯一，知亮儿于六月二十九日病歿。此儿无福寿相，早已知之矣。亦不料其夭亡若是之速，二十年昙花一现。可哀者，遗归方六月之沈氏新妇，幸有娠，亦少慰。五月十八日，一见于文正书院，见其神色，已不可骇，当曾再四告诫，珍重珍重！送行时，泪盈盈下，吾亦洒泪太息而已。见新妇时，更不知不觉心酸泪涌，三数语即令退。新妇答之曰，大人放心。今于此岂无父子之情？仁儿知用心亦可慰。陈虞卿有讯。冯雨蓐、孙发冀、丹丞有讯。是夜悲伤有夕，且值风雨，尤觉凄楚异常。

十六日 往高泾所访查五六都灾，审其所以被冲田地之故。该处有溪，自车专岭及龙潭直下，傍溪之田，当五月间，溪水盛发，势极汹涌，不循故道，奔流漫溢，致沿溪一带，均有冲坍。就目前形势言之，当疏濬溪河旧路，导水归壑。倘将来万一再有大水，不致泛滥为害。质诸土人，咸以为是。

十七日 稽核赈册。写家讯。陈虞卿、沈敬夫讯。瞿萼馨讯。

十八日 稽核赈册。悉周茂才振翩惨亡道路。周故厅之才士，颖悟异常人，性情放荡不羁，有过目成诵终身不忘之天姿。家贫亲老，死无棺，可怜！

十九日 核得贫户共一千一百有四，以二两四钱为一等，一两四钱为二等，七钱为三等。情形极苦者三倍。一等七两二钱，次之三两八钱。得极苦四，次苦五，一等十六，二等三百二十，三等七百五十九。共派银一千六十五两五钱。以上司库平一千两，申平二十九两。除算短银六两五钱，由唐司马凑足。

二十日 由专差发家讯。交瞿萼馨由省付局。与恽仲瑾讯。

二十日 更二等三百二十户一两四钱为一两三钱。

二十三日 发抚卹款。

二十四日 部署行装，连日督吏赶造清册，甚匆促。唐司马以百番见赠，却之再，后以四十英泉资途费，受之。晚，司马置酒话别，在座为雷广文、杨汛官、胡南轩、毛心田、李馥轩、罗凤颿诸君，颇殷殷也。

二十五日 晨起即行。宿安福县境之洋泾，又名茶都氏祠，亦旅店也。

二十六日 自洋泾早行七十里，至安福县。晤陆宝臣大令。

二十七日 自安福县早行七十里，宿庐陵境内之固江。

二十八日 未刻抵庐陵，仍下榻周贞恪公祠。见许太尊。会冯筱颿、钱叔常，托致瞿萼馨话。

二十九日 雇船。

九月初一日 乘舟早行。泊舟在住岐以上之二十里。

初二日 午刻至峡江。与王饮爻讯，即得回讯。以宁绸马褂并尺二见付。泊新淦以上之十里。

初三日 舟过新淦，天方初晓。与陈鹤春讯，亦无可投递也。

初四日 宿樟树。

初五日 宿丰城大风。

初六日 宿生米。

初七日 抵省。

初八日 衙参藩台、首【府】。

初九日 晤桂伯苻，置酒延之。座有李世兄（洛才之子）李崇丈。

初十日 谒见抚军。

十一日 见粮道、盐道。

十二日 三谒臬台不见。接家讯，知三叔父寿终，年跻七十，去秋复大变。

十三日 稟请期服假，遂决计东归。

十四日 写家讯。

十四日 写恽观察讯。

十五日 先行电禀。

二十三日 奉首府委往江浙查探桑秧价值。

二十四日 见首府福隆。结帐，共长用银一千九百六十余两。

二十五日 启行。轮船未来，宿不灰窑厘船。

戊戌^①五月初二日 奉南昌府委密访广丰县副贡杨恭宸致玉山天主教堂刘教士在铎讯，词意狂悖，迹近图谋不轨一案。并会审上饶县民人姜金皮子火器伤人，玉山县民人颜贵荣等共毆汪五明身死等案。

初六日 巳刻 自寓启行，出进贤门，天微雨，经关口关爷庙、佛头塔、铜陵铺、五洋渡。过河时，恰值雷雨狂风，舟在中流、荡漾颠簸如瓢，谁谓河小，风浪同骖，戒之哉。酉刻宿在荡万兆丰店。该处系南进交界地。

初七日卯刻，行经枫树下至岭望夫亭三里埕。（埕即堤也。）罗泾埕长三里，架桥通内外之水，有桥凡七，洞廿四。自兵火后，毁于贼，因断遂废，用船济渡。自罗泾之港铺棲贤岭，岭下有亭，抵进贤县。县城残缺不完，被兵后，数十年无力补葺也。询据土人所述，近来谷价已平，新谷上市在即。惟早谷之种有三：极早曰抚州，次曰茶田，又次曰大色。前后相去二十日，愈迟愈好。一路禾苗颇盛，若秋前不涨大水，可获十分收成云。

初八日 四下钟行 经吴家桥、夏埠集、将军岭之东乡县。宿校士馆。杨筱云来谈。

初九日 卯刻自东乡启行，经务若岭、七星桥、白港、东山寺、西华山。西华饶有风景，夹道古柏苍松，阴翳蔽日，清风自至，凉爽可人。田中禾穗累累如贯珠，农家言十年无比今年稔。

① 戊戌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道经安仁境之二十三都，询其父老，前月阻米之由，咸谓官误愚民，始于通上清抚建之内河李港王家渡。该处无赖之徒，初不过见船藉禁索费，客商不堪其扰，鸣于安仁县官，官即出示，准向船余米，不准索费。于是沿河莠民，相继设卡，复藉余骚扰。其时市上米价值银圆四元有奇，民以二元余米一石，继以三桶为一石，桶为贮谷五斗，百端敲诈。再鸣于官，官不究民，而答船户。一面请汛弁杨某弹压，杨即阴令劣绅周某，阳为排解，其实密中唆使各村之民，向船户余米六百数十石，仍抑如前价，每三桶二元。而杨与周既明索客商之谢，暗中即亦余其米。因缘以为利。县官初似聋聩，殆〔迨〕截留米船至三百数十号之多。自闰三月廿后迄四月杪，时逾一月之久，，岌岌乎酿成巨祸。中间广信查太守，见市米日贵，文宗将临，七月生童麇集，米价奇贵，而市往往断，故有招商买米以济民食之举。不图欲速反迟，误于刘大令之示，几肇巨衅。始派委员刘沅寿，后又请防营之弁勇，更飭邻近安仁属邑贵泾王署令，相继迎提，于是刘安仁方知梦之初觉，亦帮同弹压。当民情汹汹之时，有骄不可制之势。范家滩之范姓，瑶塘之祝姓，皆滨于河，素不畏法，而有乘危抢夺之案。私藏炮火，当闹事之时，，竟敢置枪炮于河边，明目张胆，晓于船户曰：“若开船，莫谓吾炮无情也。”河口防营之勇，思夺其炮，犹被轰伤一目，卒夺其小炮二，幸不及装子，否则殆矣。获其强徒数人，千万人所目睹，而杨弁周绅犹令船户出钱数百千，以厌众心。其最愍不畏法，则莫如季学使舟过其地，众商环叩哀矜，学使命曳米船于尾，该莠民等恃众，竟敢刀断其缆，而不放其行。今刘安仁派差海捕滋事之徒，众民曰：与其今日杀，不如从前严。愚民误于官之说如此。云有拥众上船夺米被挤入水，死者二人。息肩时，旁探周咨，搜缉符合。尤为可信者，城内之人，相述不讳。且又有以石港缉私酿命事相告者，究其启衅之故，由于栽赃诬私，致有殴毙巡勇之事。闻自缉私委员到卡以